電腦死機

笑語風雲

雲家洛

早上醒來，發現我的電腦不辭而別，在沒有任何徵兆，也沒有任何警告之下，它徹徹底底地死機。按下開關掣，它燈亮，但沒有其他動靜，我又關再開，再關又開，再憤而以暴力拍打呼喚，全無反應。

一部有五年機齡的電腦，突然死亡是遲早的事，我早已爲它準備好身後事，電腦內的資料，定時備份；但是它似乎老而彌堅，身體安康，早前我爲它動了一次大手術，把硬盤重新格式化，清除穢物後，電腦似乎重生，運行暢順，連多年來的怪叫也忽然痊愈。想不到，這原來是回光返照。

只是，備份方式甚爲古老，一直手動進行，我的電腦近日又甚爲安詳，任勞任怨，一切如舊日模樣，令我疏於防範。當它撒手塵寰，沒有一聲再見，我只能嘆十聲，大好機會讓我備份我不珍惜，等到失去時才後悔莫及，電腦時代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此：寫好的稿子消失了，千辛萬苦準備講課用的簡表蒸發了。

寫文章是樂趣，但文章寫好又失去，要你用同一題目默想重寫，眞的活受罪；重複自己，既無趣味，又總覺寫得不及失去的好。換了小電腦，鍵盤位置不爽，打字時手腦錯亂，一字一艱辛。

事到如今，只能相信奇迹，寄望我的好電腦，於六道輪迴前，再回光返照，或改天復活，讓我徹底救亡，免衆稿被幽禁於硬碟中，永不超生，阿門。

逼一逼自己

南墻集

阿　濃

某女士酷愛寫作，只要知道那一份刊物園地公開，就會投稿過去。十多年來，發表了數百篇作品，也出版了兩本選集。看來她寫作的興趣越來越濃。

她的投稿方法仍是依賴傳眞，可是越來越發覺傳眞有被淘汰的趨勢，因爲傳眞已漸漸被電郵代替。

傳眞的麻煩甚多，包括線路質素欠佳（poor line condition）、對方的傳眞機沒有紙、對方聽到電話後要開機才能傳，但對方不在家、對方不想夜間有大量廣告傳來因此夜間不開機、對方的電話和傳眞共用一條線，而對方有煲電話粥習慣、傳眞時紙張重疊，傳過去有遺漏、日子久了，字跡會褪色……

最難倒她的是該刊物根本不設傳眞收稿，刊物上只有電郵地址。那就要等兒子下班回來，求他用scan的方法，把稿代傳出去。這就要看兒子的心情和時間是否許可了。

終於我對她說：如果你想在寫作上有所發展，你就要下定決心去學電腦。如今連小學生對電腦都運用自如，許多老人家也可以上網。你比小學生文化程度高、比老人家記性好，只要你下一個決心：「我要學電腦！」你一定可以在幾個月內初步掌握此項工具。

那時你就不用求孩子在他高興的時候才幫你做事，你做回你自己的主人。

亨利的困擾

紐約抒懷

王　渝

近日美國報紙，傳中國計劃生育工作隊強行搶走超生家庭嬰兒，然後送到福利院，與院方聯手，從涉外領養過程中牟利的消息。許多此地領養中國女嬰的家庭受到很大的困擾。亨利跟我說，假如他們的女兒安妮是被從她親生父母手中搶走的孩子，他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這個事實。

亨利曾經和我同辦公室，工作認眞，經常自動加班，但是同事都不領情，甚至那些受到他幫助的，說起他來也並非讚揚，而是叫他「工作狂」，倒好像讓他幫忙，是一種恩賜了。

自從亨利從上海帶回安妮，整個人大大轉變，緊繃的臉換成了笑臉，而且添了笑聲。以前不聊天的他，如今女兒掛在嘴邊：「安妮胃口好，一瓶嬰兒食物都吃光」，「安妮可以把手放進嘴裡，哇」，「安妮會翻身了，翻得好快啊」。快下班時，他太太還會帶了安妮來，讓我們傳觀。眞是個可愛的小女娃，大家讚聲不絕。

同事講起亨利來口氣不一樣了，都說他了不起，在家幫忙帶孩子，工作還是那麼起勁。常會聽到這樣的話：「要不是亨利幫忙，這個報告今天出不來了。」

現在亨利很犯愁，擔心安妮是被搶到福利院的。那他們不也成了幫兇。他害怕做出對不起安妮親生父母的事。我一直在想，該怎麼安慰他？

紐約的早晨

采蘋

舒　非

我們還沒有起床，王渝和夏沛然已經給我們準備好早餐了。

紐約夏末秋初的陽光照進來，牆是雪白的，桌布是靛藍的，每一天，桌上的早點都不同——我們頭一天吃的是猶太人的「貝果」麵包，最後一天吃廣東的百糖糕和上海的鹹月餅。有一天，大大的盤子上，擺着兩個土耳其紫色無花果，沐在朝陽之中，眞像一幅畫。旁邊有香濃的咖啡。

我不能說王渝、夏沛然紐約的家最大，也不能說他們怎樣豪華。大和豪華都不是最舒服的，最舒服是讓人覺得自在和隨意。每天早上，他們出去做運動，回來之後，我們也起床了，一起吃早餐。總是有說不完的話題，從香港的朋友談到台灣的朋友，再說到北京的作家和海外的詩人。然後再說一天的行程安排，怎樣走最合理順路，那些地方一定得去。他們夫婦都愛說笑話，天天早上，笑話就在靛藍桌布上旋轉，飛向窗外的藍天。

這次紐約之行，其中一個最佳感受是紐約的天很藍。在香港，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見到這樣的藍天了。因爲少見，所以珍貴。更覺得在這樣晴朗的藍天之下，心情格外舒適和暢快。

也許紐約的九月，天都是藍的。那天在現代美術館巨大的窗戶下吃午餐，夏小蘭說，十年前的九一一那天也是碧藍的天，一朵雲也沒有，飛機才撞得那樣準。

地溝油

生命特寫

葉特生

地溝油，是從餐館坑渠撈取漂浮的廢油，經過過濾加工，可變爲生物柴油，轉作燃料用。這油含有黃麴黴素，是強致癌物，所以各國法例都嚴禁加工成食用油。去年曾有專家說內地已有十分一的地溝油悄悄流向餐桌。香港與內地來往頻繁，港人常到內地吃飯，大家一聽也不知消息是眞是假，但餐館照上，寧可信其無。

最近內地報道公安部在山東破獲一起地溝油大案，才赫然發覺眞有其事，而且這已不是小型山寨加工廠，而是大型地下企業，集掏撈、粗煉、倒賣、深加工、批發、零售等六大環節，形成黑色產業鏈。無論是路邊攤或高級餐館，都是他們的出貨點。這一來，就證實了人們長期的疑問。吃了不乾淨的食物，頂多拉肚子。但如果吃到生癌症，那就與性命攸關了。

有人形容這些工廠等同製毒，其實害處猶有過之。毒品只供應給道友，你不吸毒，再多毒品也與你無關。至於地溝油，是在不知不覺中吃進你肚子，毫不察覺。吃完還要付錢說謝謝。黑窩如今搗破了，是否表示今後就安全了？大家依然有疑問。

地溝油在香港，早就不是問題，餐館每天照衛生規定，將食物殘渣過濾分解成廢油、固體垃圾和水。廢油放在特定的不鏽鋼油桶內，回收公司每周上門收集。而五十年前地溝油嚴重氾濫的日本，現在則由政府高價回收當燃料，問題徹底解決。大家都清楚，這東西可以循環使用，但萬萬不能再吃進肚裡去。

專家斷言，內地要想禁絕地溝油上餐桌，得花十年以上時間。有那麼難嗎？法例不明，監管不力是一個問題，道德淪喪又是另一個問題。只要捂住良心，連殺頭生意都有人做，何況犯這事又不至於殺頭。一雞死，是否還有另一雞在鳴？

hold不住了

雅俗坊

姍　而

一個台灣女孩中英文夾雜做秀，用了「hold得住」和「hold不住」的短語。短語由網絡傳開，廣被使用。「hold得住」和「hold不住」表示對某種情態局面「穩得住」或「穩不住」；「把持得住」或「把持不住」。一個內地歌手說，自己一首歌突然大紅，對來勢洶洶、身價暴漲的局面自己「hold不住」，故消失了幾年。這西北漢子唱的盡是粗獷原始風，此刻他「hold不住」潮語進攻，也中英夾雜起來。

香港人用hold表示「持有、掌握、暫緩」，發音對應成普通話只有一個字：齁。香港人和內地南方人認得此字的極少。只有說地道北方話的人才會用此字表示對某種味道不滿意，如「這菜做得齁鹹」，是說菜做得太鹹；表示過分吃某種味道時不舒服也可用，如「糖吃多了齁人」。

不用這「hold得住」和「hold不住」就不能表達了嗎？歌手大可說「對一夜大紅有點兒把持不住」，意思便很到位。網絡上時刻都在發明潮語，有的用語一時風光。但在一個老百姓普遍不懂英文的國度，對應成「齁不住」表達，叫人費解，也太人爲製造溝通障礙了吧？這種語言浮躁也反映到了大媒體。中央電視台播的廣告就有「健康小貼士」語句。那「貼士」來自英文的tips，即附加的小件或小費，也可表示「提示」，如：給點兒考試tips吧。中文完全可說「健康小提示」。偏是中央台也hold不住，捲進了浮躁的潮語中。

報道

傳媒按摩

黃子程

學院中有同事研究現代中國報告新聞的手法，其中對於內地新聞事件發生後有關機構才對外（在媒體）發表聲明，感到很有興趣，特別是香港本地的新聞報道法與之大異其趣，更加添討論的興趣。

比方北京市同仁醫院日前有女醫生遭一名男子持刀砍傷一事，中國衛生部事後發表了聲明，強烈譴責暴力犯罪行爲。這一新聞事件，如發生在本港醫院，政府衛生部門顯然不會發表什麼聲明。除非「沙士」重臨香港，食物及安全衛生部門才會發表聲明，以防引起不必要的恐慌。

然而，亦有朋友指出，在一個主權國家裡，作爲一個負責任的國家領導和專門部門，發生了這類嚴重的暴行，有關部門爲了讓全民受教育、受警惕，特別發表公開聲明，實在有其必要，也是一種強調了負責的行爲。

不過，香港這裡的朋友，對於這類新聞，就另有一種看法：政府執法部門，努力緝拿兇手，那是必然要做，而且竭盡所能去做的份內事。此乃不必多說的話，何用公開發表聲明譴責犯罪行爲？又何用說衛生部要求衛生局動員專家去全力救治傷者？又何用說要密切配合相關單位嚴懲兇手？更何用說同時要採取確實有效措施以嚴防類似事件再發生？

是否這些話都屬「阿媽係女人」的多餘的話？

這確然是兩地的不同「表述」，但細察內裡，顯然該有彼此交流討論的必要？

上海菜市場

東風西風

關　平

朋友知道我時常留居上海，每周家中下廚，不時會問，上海菜市場的蔬菜，與香港有何不同？

如果不是親臨其地，很難相信，原來大家吃的餸菜材料，可以分別很大。

香港菜市場慣見的學斗小白菜，上海沒有，連稍爲大株的白菜也未見過。他們的大白菜，我們叫紹菜。上海供應最大宗，市政府平抑菜價的「菜籃子工程」重點，是青江菜，他們叫青菜。廣東人慣吃的菜心和芥蘭很難找到，間中有很小株的菜苗。廣東食肆都能吃到，大概上海人不會在家裡做。其他如綠豆芽、大豆芽、通菜、莧菜等都不乏。上海人吃的雞毛菜、馬蘭頭、草頭等，香港要去上海南貨店才找到。

瓜類呢，茄子、冬瓜、蓮藕、番茄、洋葱、馬鈴薯、蘿蔔兩地都多，但香港價廉的節瓜（毛瓜）難找，只在供應外賓的超級市場有售，價格昂貴。上海人很喜歡吃竹筍和茭筍，尤其後者，全年都有，廣東人認爲熱毒。竹筍要等冬天和春天才有，到季節時大量供應，價錢便宜，味道鮮美，很受歡迎，但廣東人覺得竹筍有毒，很少吃。奇怪的是青蘿蔔，上海夏天不見，冬天才有，不如香港四季供應。上海人喜歡吃幼條型的茄子，很快煮腍，香港沒有少見。廣東人在上海煮食最大問題是煲湯材料欠缺，菜乾白菜湯找不到白菜，青紅蘿蔔湯找不到青蘿蔔，章魚節瓜豬肉湯沒有節瓜。